

張大千趣談

樂 恕 人

「張大千笑話集」

某年、月、日，在「摩耶精舍」中，筆者與三五好友，和大千先生閒談；我忽然嘆息一聲，向大千老居士說道：

「我現在很後悔一樁事情。幾十年來，我聽您講過許多笑話，如果全都記了下來，現在可以出版一本『張大千笑話集』，一定可以成爲暢銷書。」

老居士不等我說下去，急忙打趣着說：

「不行不行，我講的許多笑話，都是太太小姐們不能聽的，怎樣可以出版專集。」

「那有甚麼關係，在專集的封面上，用套紅印上一行『本書專供男性閱讀』就不會有問題了。」

老居士一聽之後，掀髯笑了起來，說了一句：「你的生意經真不錯，如果照你的辦法，不但男士們要看，太太小姐們更要看。」

「我們都變成『狗』了」

民國七十一年，歲次壬戌，根據十二生肖，屬狗，是一般人所稱的「狗年」。

臺北市「國立歷史博物館」循例出版由知名畫家所畫「狗」年明信片。一共十二張，裝在小封套內，在館內出售，作爲應景的紀念品、實

用品。

封套面上的狗畫是選用大千先生所畫的「北京哈巴狗」，中文印的是：「狗畫明信片」，英文印的是：「THE YEAR OF DOG」。

大千先生收到「歷史博物館」的「狗畫明信片」一大疊後，看了一眼封套所印的畫和字，不禁苦笑着對在「精舍」客廳中談天的友好們說：「『狗畫明信片』，我們都變成『狗』了。」

要送進獸醫院？

某年，大千先生因感冒發燒，爲避免有併發症的危險，住進「榮民總醫院」治療、休養。

某日，他的「老大哥」張岳公前往探視，大千先生很高興地對他說道：「我自己感冒發燒已經好了，可是我家裏的黑猿也患感冒，還沒有退燒呢！」

岳公打趣着問：「你和黑猿誰先感冒？」
「我先傷風感冒，黑猿在後。」大千一本正經地回答。

「那就好，如果黑猿先感冒，可能是牠傳染了你，我們還得送你進『獸醫院』去治療呢！」

被姓徐的包圍了！

大千先生的夫人徐愛波女士，賢淑溫柔，幾十年來，招呼大千先生的生活起居，作畫待客，

十足是位「賢內助」。

某晚在「摩耶精舍」聚會，由張府招待一批至親好友吃「大風堂」家常菜，客人中有「榮總」復健部主任徐道昌先生，國劇名演員徐露女士，半世紀老朋友，書畫鑑賞家徐伯郊先生，女記室徐敏和小姐等等。

忽然有一位熟朋友，笑着說道：「今晚姓徐的聲勢浩大，連同張夫人一共有五位之多。」

因爲大家都是極其熟稔的友好，所以大千先生隨口講了一句笑話道：

「我給姓徐的包圍了！」
惹得滿座主客都大笑起來。

「姐夫」與「姐姐」

大千先生自幼酷嗜中國戲劇，不論國劇（昔年稱爲「京戲」）或地方戲劇，他都非常愛好，而且相當內行，年輕時代，在上海還「彩排」過「京劇」。

因此國劇名伶中老一輩的，大千和余叔岩、梅蘭芳、金少山、李萬春、馬連良、孟小冬等，都成了相好。回國定居以後，他更經常是「國軍文藝中心」或「臺視」國劇錄影的顧曲周郎。

後起之秀的演員們，特別是女演員中，自徐露、郭小莊、姜竹華、楊蓮英、張安平、高蕙蘭

、崔富芝、胡陸蕙、孫麗虹等人起，不時前往「摩耶精舍」拜候她們的「張伯伯、張媽媽」。

最初，這些「小姐」叫大千先生「張公公」，他卻不願接受，自甘降「格」當「張伯伯」。

他說：

「你們不要叫我『張公公』，如果叫我『張公公』，就要叫我的太太『張婆婆』。她還不太老，會不高興。」

「那麼，我們應該叫甚麼呢？」

「你們就叫我『張伯伯』，叫我的太太『張媽媽』好了。」

從此，梨園界這批女娃兒們，就把「張伯伯」「張媽媽」叫成習慣了。另外有不少男性國劇演員，也跟着叫了起來。

大千先生呢？給她們畫畫題款，還稱她們為「小友」。

其中，唯有「老友姐」徐露女士卻不然。她卻另有別緻的稱呼，想把她和大千先生夫人的關係弄得更「親密」。

徐露女士自以年歲較大，和大千夫人徐雯波女士相差較小，於是她打起勇氣，叫張夫人是「姐姐」，再進而叫大千先生是「姐夫」。

她這麼親熱地一叫，大千先生一聽渾身舒暢，有時和友好說笑，表示很高興有這麼一位「小姨妹」。

可是，大千先生的夫人呢？

她聽見徐露女士一進「精舍」，高聲大叫「姐姐在那裏？」她便躲躲藏藏地不想答應下去。

「小姨妹」，當太太的人恐怕都有「戒心」

吧？

一邊一根「手棍兒」

中日「斷交」前，大千先生每隔二三年總要去日本旅遊，看山水、逛廟宇、會朋友、買畫筆畫料、吃吃「日本料理」，過得不亦樂乎。

佛家說：「桑下三宿，乃生戀情」，大千先生十幾歲時曾在日本留學，習染織，雖然住不過一二年，但是對日本多少有些「舊情」。

大約十八九年前，他去日本，住在橫濱附近磯子鎮外的逆旅「偕樂園」，此處是一所具有歷史性的名園，濱海岸，背小山，園外碧波蕩漾，一望無際。園內樹樹蒼松，花畦錯落有致。特別為大千先生所欣賞的，是幾株梅花和杜鵑，全是不常見的異種名花。

那年他一人先去，太太還遠居巴西「八德國」，為了外出和住處許多雜事，經友人介紹了一位「山田」小姐，前往招呼陪伴。

山田小姐那時芳齡不過二十六，雖非東洋美人，卻也生得嬌小玲瓏，性情溫柔聰慧。大師雖已年逾花甲，但精力充沛，神氣飽滿；對山田小姐甚為「疼愛」，而她對大師也極其體貼入微，招呼陪伴得「無微不至」。

好景不常，幾個月後張夫人從巴西去了日本，他們三人間的關係竟也「擺平」，自然有一番先後進退。有時一齊出遊，外人看不出其中究竟。

某天午後，筆者和友好經東京專程去拜會大千先生，他約着出遊附近名勝，然後回到「偕樂園」吃晚飯，嚐嚐他親手以中國口味烹調的牛肉

火鍋。出園時，大千先生左右分別有夫人和山田小姐隨侍在側。他忽然想起了帶手杖，連聲問道：

「我的『手棍兒』呢？」

這時他的太座以一種酸溜溜的語調，用標準成都口音自言自語地說：

「唉呀！你已經一邊有一根『手棍兒』，還要『手棍兒』來做啥子？」

他記得真多！

大千先生在晚年，雖因糖尿病引起嚴重眼疾，盲了左目，並患相當不輕的心臟病，但他和友好們在一起的時候依然健談，擺起龍門陣來，興致精神不減當年。

他記憶力之強，令人驚服。國劇、川劇、其他地方劇，大段大段的戲詞，帶唱帶背，有聲有色。

講笑話、誦詩詞、談藝文，話匣子一開滔滔不絕。大師仙逝前幾個月，某晚在「摩耶精舍」和幾位朋友講笑話，他背出幾段謎語要我們去猜。其中有一段很長，當時他順口說出，毫不費思索，謎語是：「奴本是深閨弱質，生來白玉無瑕。遇着那風流子弟，把奴家帶到黑處去玩耍。一任他翻雲覆雨，上上下下，心滿意足，那時才將奴家放下。唉呀！那無情的冤家，臨行時又將奴家一揮。」

這個老謎語，他記得背得，我們卻一時想不出來。表面上看去很香艷，其實呢？不然。

幾個朋友想了幾天想不出打的是什麼？過幾

天在「精舍」問他老先生究竟是什麼？

他笑了笑說道：

「怎麼你們連『毛筆』都猜不到呢？」

五花大綁，下油鍋。

近年來，大千先生因體力不濟，每逢星期三、五日的上午，要去「榮民總醫院」的「復健部」作二小時的電療。並與他的「老大哥」張岳公相約，彼此照規定時間前去電療，藉得相聚一次，以便擺擺「龍門陣」，消遣消遣。

原來「復健部」的電療小室內，正好有兩張臥床，擺在一起。他們兩老去後，各臥一床，一面電療，一面就可以談天說地。

電療需要用好幾根電線和特殊裝置接在身體的關節處所，然後通電治療。有一個時期，大千先生手部有發抖現象，又必須以雙手沉浸在一種有溫度的臘油鍋內，以助神經的安定。

這一來，大千先生又有笑話對大家講了，他說：

「老夫真是『罪孽深重』哪！你們看，我上了五花大綁之後，還得下油鍋咧！」

「他要出賣我」

六年前，大千先生的「摩耶精舍」尚未興建完成，他寄居在臺北市內仁愛路的「雲河大廈」六樓上。

每天去拜會他的友好很多，他一生好客，不論友好去與不去，張府上的「大風堂」家常菜總是預備好的，老友熟人去了碰上開飯時間，坐下

便吃，毫無禁忌。

某晚，筆者前去拜訪，並有一事和他商談。

飯前，我請他到畫室去，說是「有事奉商」。

我們倆人閉門而談，我說自己「不揣冒昧，願意把他老先生的詩詞編印出版專集，一面是讓世人欣賞，一面是散失後非常可惜。他有時不留稿，多年來我都是「有心人」替他收羅得很多，他有好幾次問我要遺忘的作品，而是由我抄錄來送給他，由他再交給記室小姐抄錄保存。

那天，他一聽明我的意思後，即用一種很謙遜，但卻是很誠懇的語氣對我說：

「千萬不要這樣做，我的東西不過是消愁解悶而已，無補國計民生。出了專集，要給人家笑罵。如果你寫文章的時候，引用我幾首詩詞，我倒不反對。」

後來一起去吃飯，他的夫人笑着問道：

「你們關起門，說啥子悄悄話？」

大千先生笑了起來，指着我對大家說道：

「他要出賣我！」

明察秋毫！如何善後？

五六年前，我在東京做了一頂假髮，戴起來可以亂真，而且人也年輕了一半，人多不察，不識。我曾做過一首套唐人賀知章的「回鄉偶書」詩道：

「彷彿青春去又回，忘形得意喜顏開

。親朋相見不相識，笑問客從何處來？」

某天，我戴上假髮，前去「雲河大廈」拜訪

大千先生，他最初一愕，沒看出來我是誰？我立即自我介紹，原來如此，他於是哈哈大笑，說我的假髮做得太好，戴上之後，「望之若三十許人」。他再一端詳，又加讚美道：

「便是做得好，還有幾根白頭髮。」

「嘿！老鄉長的眼力仍然好得很，您還可以『明察秋毫』呀！」

後來，有一朋友告訴大師，說我還戴上假髮前去「相親」。

他一聽之後，笑了一笑，繼又略帶愁容對我說道：

「我倒替你擔心，你戴上假髮去『相親』，萬一小姐愛上了你，你如何『善後』？」

四人大轎

從前宦宦之家，流行乘坐四人大轎。前二人，後二人，四個轎夫，抬着鸚哥綠轎子，在通衢大道上飛馳而過，十分威風，非常神氣。大千先生講了個笑話，形容四個轎夫的神態和心情，令人捧腹。他用一口內江家鄉口音，先說了四句，再解釋給大家聽個明白。那四句話是：

「揚眉吐氣，不敢放屁。」

「昏天黑地，拖來拖去。」

「揚眉吐氣」形容最前面的轎夫，他負責開道帶路，一路上吆喝行人迴避，以免在轎子快速前進時有衝撞之虞；一方面他又得用內行話告訴後面的夥計，指點快慢左右，這位轎夫最神氣，所以叫做「揚眉吐氣」。

「不敢放屁」者，形容第二名驕夫，緊跟在第一名之後，他的背後上方，坐在轎子中的不是老爺，就是夫人，所以連屁也不敢放，怕臭氣沖着距離最近的貴人。

「昏天黑地」，形容轎身後的那位驕夫，面對驕身，甚麼也看不見，只是抬着跟進，搞得「昏天黑地」而已。

「拖來拖去」，形容最後的一名驕夫，一遇上轉彎抹角，他的幅度最大，所以抬起來大有被驕子拖來拖去之感。

太太從沒看過我的「下吧兒」

大千先生從二十五歲起就留起鬍子，年紀大了，成了美髯公，和于右老先後輝映。

有一晚在「摩耶精舍」吃晚飯的時候，他說了一個新的笑話。「我的太太對我說：『你的身上啥子地方都看見過，就是從來沒有見過你的「下吧兒」。』」（四川話下顎的意思）

原來，他這位太座徐愛波跟他的時候，大千先生年近五旬，早已滿臉于思于思，所以太座雖然看見過大千先生全身上上下下，但是下顎早被濃髯遮蓋，所以一輩子也不會見過他的「下吧兒」。

打屁詩

講這個笑話的時候，大千先生「先把言語拿順」說道：「在座諸位，如果有詩人，請不要見怪，在下也會做幾句打油詩，如果罵人，我自己也在被罵之列。」

他然後說，從前古人做了詩，喜歡「題壁」

，就是把詩作寫在廟宇或名勝古蹟的牆上。於是有人做了一首打油詩諷諷「題壁」的詩人道：

「牆上題佳句，為何牆不倒？」

那面也有詩，因此頂住了。」

上兩句意指指胡亂題些放屁的所謂詩在牆上，那麼厲害的屁，為何沒有把牆沖倒呢？

下兩句解釋牆竟未被詩屁沖倒的原因，是因為牆的另一面也題得有詩，兩邊的屁都放得厲害，因此相互對放，抵抗着，牆於是得以不被詩屁沖倒。諷而又虐，詩人聞之，可以休矣。

吳三桂才是「美食家」

有人當面讚揚大千先生是著名的「美食家」，他笑了一笑說：「我不够資格做『美食家』，吳三桂才是道地的『美食家』。」

他說，明末吳三桂開府雲南後，生活奢侈，

吃的方面可說是「前無古人」，窮凶極惡。據當年在雲南的白頭宮女說，吳三桂吃炒豬肉絲，是先把活豬趕着跑一段路，然後叫庖人用刀把活豬的大腿肉割了下來，洗淨後立即切絲炒來食用。這種吃法的人，可謂「惡食家」或「毒食家」，此法不可傳也。

小費通神

大千先生有十弟君綬，進館子先賞小費大洋二元，然後點菜，成了民國初年在上海最受歡迎的食客。某次，去菜館要吃羊腎湯，茶房說賣完了。老板一聽，立即吩咐下人快去後園查看，如有養着的活公羊，立刻割殺，摘出腎臟，燒湯供張十爺大快朵頤。

下人照辦不誤，大千先生回憶往事還說重賞二元，神通廣大如此！

張大千詩文集

全一冊

張大千先生四十七年老友
中國文化大學華岡教授 樂恕人編纂

◆十六開本，二百餘頁，七十磅木造紙精印，封面彩色，穿線平裝。◆詩七百首，詞十七首，文廿二篇，聯六十付，題跋二百則，手札十封，另有張大千生活書畫彩色照片多幅。◆定價謹計成本每冊新臺幣二百元，黎明圖書公司出版中外雜誌社代售郵撥一四〇四四中外雜誌社帳戶